

嶺外代答

下

南窗紀談

竹



嶺外代答卷九

宋 周去非 撰

禽獸門

象

交趾山中有石室唯一路可入周圍皆石壁交人先置
芻豆于中驅一雌馴象入焉乃布甘蔗于道以誘野象
俟來食蔗則縱馴雌入野象羣誘之以歸旣入因以巨
石窒其門野象饑甚人乃緣石壁飼馴雌野象見雌得
飼始雖畏之終亦狎而求之益狎人乃鞭之以箠少馴

則乘而制之凡制象必以鈎交人之馴象也正跨其頸
手執鐵鈎以鈎其頭欲象左鈎頭右欲右鈎左欲卻鈎
額欲前不鈎欲象跪伏以鈎正案其腦復重案之痛而
號鳴人見其號也遂以爲象能聲喏焉人見其羣立而
行列齊也不知其有鈎以前卻左右之也蓋象之爲獸
也形雖大而不勝痛故人得以數寸之鈎馴之久久亦
解人意見乘象者來低頭跪膝人登其頸則奮而起行
象頭不可俯頸不可回口隱於頤去地猶遠其飲食運
動一以鼻爲用鼻端深大可以開閉其中又有小肉夾

雖芥子亦可拾也每以鼻取食卽就爪甲擊去泥垢而後捲以入口其飲水亦以鼻吸而捲納諸口村落小民新芻熟野象逐香而來以鼻破壁而入飲人之大患也象足如柱無指而有爪甲登高山下峻阪渡深水其形擁腫而乃捷甚交人呼而驅之似能與之言者貢象之役一象不甚馴未幾病死呻吟數日將死回首指南而斃其能正邱首如此是亦非凡獸也欽州境內亦有之象行必有熟路人於路傍木上施機刃下屬於地象行觸機機刃下擊其身苟中其要害必死將死以牙觸石

折之知牙之爲身災也苟非要害則負刃而行肉潰刃
脫乃已非其要害而傷其鼻者亦死蓋其日用無非鼻
傷之則療不可合能致死也亦有設陷穿殺之者去熟
路丈餘側斜攻土以爲穿使路如舊而象行不疑乃墮
穿中世傳象能先知地之虛實非也第所經行必無虛
土耳象目細畏火象羣所在最害禾稼人倉卒不能制
以長竹繫火逐之乃退象能害人羣象雖多不足畏惟
可畏者獨象也不容於羣故獨行無畏遇人必肆其毒
以鼻捲人擲殺則以足蹙人血透肌而以鼻吸飲人血

人殺一象衆飽其肉惟鼻肉最美爛而納諸糟邱片腐
之食物之一雋也象皮可以爲甲堅甚人或條截其皮
捶直而乾之治以爲杖至堅善云

虎

虎廣中州縣多有之而市有虎欽州之常也城外水壕
往往虎穴其閒時出爲人害村落則晝夜羣行不以爲
異余始至欽已見城北門衆逐虎頗訝之未幾白事提
學司投宿寧越驛亭中率是虎跡予怪而問焉答曰吾
與妻子臥壁下虎夜掉尾擊吾壁以鼻嗅人氣垂涎下

云比還欽時雨潦壞城虎入城負大豕無虛夕因玩狎
不復驚忽有虎晚入安遠縣衙坐戒石前守宿吏卒不
以爲意直相與擲揄之少焉緩步陟廳吏卒始散乃知
虎也

天馬

邕州溪峒七源州有天馬山山上有野馬十餘匹疾迅
若飛人不能邇熙寧閒七源知州縱牡馬于山後生駒
駿甚自後屢縱迄不可得矣

蠻馬

南方諸蠻馬皆出大理國羅殿自杞特磨歲以馬來皆
販之大理者也龍羅張石方五部蕃族謂之淺蕃亦產
馬馬乃大口項軟趾高真駑駘爾唯地愈西北則馬愈
良南馬狂逸奔突難於駕馭軍中謂之拚命擡一再馳
逐則流汗被體不如北馬之耐然忽得一良者則北馬
雖壯不可及也此豈西域之遺種也耶是馬也一匹直
黃金數十兩苟有必爲峒官所買官不可得也蠻人所
自乘謂之座馬往返萬里跬步必騎馳負且重未嘗困
乏蠻人寧死不以此馬予人蓋一無此馬則不可返國

所謂真堪託死生者聞南詔越睽之西產善馬日馳數
百里世稱越睽駿者蠻人座馬之類也聞今溪峒有一
黃淡色馬高止四尺餘其耳如人指之小其目如垂鈴
之大鞍轡將來體起拳筋一動其韁倏忽若飛跳牆越
塹在乎一喝此馬本蠻王騎來偶病黃峒官以黃金百
兩買而醫之後蠻王再來見之歎息欲以金二百兩買
去勿予之矣嘗有一勢力者欲強取之峒官鑿裂其蹄
然不害於行也此馬希世之遇何止來十一於千萬哉
謂可必得害事多矣

果下馬

果下馬土產小駟也以出德慶之瀧水者爲最高不踰三尺駿者有兩脊骨故又號雙脊馬健而善行又能辛苦瀧水人多孳牧歲七月十五日則盡出其所蓄會江上馳騁角逐買者悉來聚觀會畢卽議價交易它日則難得矣湖南邵陽營道等處亦出一種低馬短項如豬駑鈍不及瀧水兼亦稀有雙脊者

蠻犬

蠻犬如獵狗警而獠諸蠻以馬互市於橫山皆作茅舍

野次謂之茅寮率攜一犬以自防盜莫敢近

猿

猿有三種金線者黃玉面者黑者面亦黑金線玉面皆
難得或云純黑者雄金線者雌又云雄能嘯雌不能也
子能抱持其母牢不可拆人取之射殺其母取其子子
猶抱母皮不釋獵猿者可以戒也猿性不耐著地著地
輒瀉以死煎附子汁與之卽止登木好以兩臂攀枝上
不甚用足終日纍纍然

白鹿

欽州平野多鹿中有一鹿大軀長角玉雪其色嘗墮蘇氏網羅幾擒而逸淳熙乙未二月有野婦把一白麕鬻於市太守鄭以錢七百得之日取生牛乳飼之長大乃雌爾然馴狎可愛鄭求得張曲江進白鹿故事作纍金羈絡掩尾之飾將以進呈而不遂然欽之白鹿自昔有之不足異也南方野鹿成羣望人不去近逼之而後走性癡畏聞人氣人在上風其走必速下風則走遲獵者從下風逼射之

蝮

深廣山中有獸似豹常仰視天雨則以尾窒鼻南人呼
爲倒鼻鼈捕得則寢處其皮士夫珍之以藉胡牀今冕
服所畫雉是也夫獸能以尾窒鼻禦雨斯亦智矣其登
於三代之服章厥有由哉

人熊

廣西有獸名人熊乃一長大人也被髮裸體手爪長銳
常以爪劃橄欖木取其脂液塗身厚數寸用以禦寒暑
敵搏噬是獸也力能搏虎每蹠蹕而行道遇一木根必
拔去而後行登木而食橡栗必折盡而後已余夜宿昭

州灘下聞山中拔木聲舟師急移舟宿遠岸問之曰人熊在山能卽船害人又云往年融州有人熊渡水人以爲獸也拏舟刺之以鎗熊就水接鎗折之遂破人舟其
在山中遇人則執人手以舌掩面而笑少焉以爪抉人
目睛而去嘗有人熊日坐于獠人之門獠人每投以飯
因起機心以大木兩片緊合之中椽一杙令兩木中開
次日人熊至見杙而怒跨坐拔去杙而兩木合正害其
勢乃死獠人急去木以米泔洗地繼而雌至求雄莫辨
所殺之處遂不爲害不然雖獠人亦不可得而安居矣

山豬

山豬卽毫豬身有棘刺能振發以射人二三百爲羣以
害苗稼州峒中甚苦之

花羊

花羊南中無白羊多黃褐白斑如黃牛又有一種深褐
黑脊白斑全似鹿羣山谷望之眞鹿也肴饌中羊皮率
青黯可憎以無白羊故也

綿羊

綿羊出邕州溪峒及諸蠻國與朔方胡羊不異有白黑

二色毛如繭續翦毛作羶尤勝朔方所出者

大狸

凡狸之類不一多有穴於城郭園林者其大倍貓身有黑黯鳴號洵厲處處有之邕別有一種大狸其毛色如金錢豹但其錢差大耳彼人云歲久則爲豹其文先似之矣此皮可寢及覆胡牀其大幾及豹也

風狸

風狸狀如黃猿食蜘蛛晝則拳曲如蝟遇風則飛行空中其溺及乳汁主風疾奇效有野夫籠一枚詣賓守劉

仔任道晝伏不動夜則奔躍於籠中不休需錢五十千
劉笑卻之

仰鼠

欽州有鼠形如豬黑身白腹仰生土中攻土而行逆順
前卻迅疾難捕人見土面迤邐墳起卽知其爲鼠急以
鑿斷其前後夾掘而擒之不然一聞鑿聲退而逝矣

香鼠

香鼠至小僅如指擘大穴於柱中行地上疾如激箭官
舍中極多

石鼠

石鼠專食山豆根賓州人捕得以其腹乾之治咽喉疾效如神功用勝山豆根謂之石鼠肚

麝香

自邕州溪峒來者名土麝氣臊烈不及西香然比年西香多偽雜一臍化爲十數枚豈復有香南麝氣味雖劣以不多得得爲珍貨不暇作偽入藥宜有力

懶婦

懶婦世傳織婦慵懶者所化狀如山豬而小喜食禾苗

田夫以機軸織紝之器挂田所則不復近安平七源等
州有之

山獼

山獼出宜州溪峒俗傳爲補助要藥峒人云獼性淫毒
山中有此物凡牝獸悉避去獼無偶抱木而枯峒獠尤
貴重云能解藥箭毒中箭者研其骨少許傳立消一枚
直金一兩人或買但得殺死者功力甚劣抱木枯者土
人自稀得之徒有其說而已

山鳳凰

鳳凰生丹穴丹穴南方也今邕州溪峒高崖之上人跡不至之處乃有鳳凰巢焉五色成章大逾孔雀如今所畫而頭特大百鳥遇之必環列而立其頂之冠常盛水雌雄更飯未始下人間南人謂之山鳳凰石湖虞衡志云兩江深林有卵雄者以木枝雜桃膠封其雌于巢獨畱一竅雄飛求食以飼之子成卽發封不成室竅殺之此亦暴物

孔雀

孔雀世所常見者中州人得一則貯之金屋南方乃腊

而食之物之賤于所產者如此膽能殺人以膽一滴露于酒盞之臀而酌以飲人亦死前志謂南方有大雀五色成文爲鸞鳳之屬孔者大也豈是物與

鸚鵡

占城產五色鸚鵡唐太宗時環王所獻是也案傳謂能訴寒有詔還之環王國卽占城也余在欽嘗于聶守見白鸚鵡紅鸚鵡白鸚鵡大如小鵝羽毛有粉如蝴蝶翅紅鸚鵡其色正紅尾如烏鳶之尾然皆不能言徒有其表爾欽州富有鸚哥頗慧易教土人不復雅好唯福建

人在欽者時或教之歌乃真成聞音此禽南州羣飛如
野鳥舉網掩羣鸞以爲鮮物之不幸如此

烏鳳

烏鳳如喜鵲色紺碧頸毛類雄雞鬃頭有冠尾垂二弱
骨各長一尺四五寸其杪始有羽毛一簇冠尾絕異大
略如鳳鳴聲清越如笙簫能度曲妙合宮商教之精熟
至能終一闕又能爲百蟲之音生左右江溪峒中極難
得飼以生物故又難蓄南方珍禽之尤然書傳未之紀
當爲難得人罕識云

秦吉了

秦吉了如鴝鵒紺黑色丹味黃距目下連項有深黃文
頂毛有縫如人分髮能人言及咳嗽謳吟聞百蟲音隨
輒效學比鸚鵡尤慧大抵鸚鵡聲如兒女秦吉了聲則
如丈夫出邕州溪峒中唐書林邑出結遼烏林邑今占
城去邕欽州但隔交趾疑卽吉了也白樂天諷諫又自
有秦吉了詩

翡翠

翡翠產于深廣山澤間穴巢于水次一壑之水止一雌

雄外有一焉必爭界而鬪死人乃用其機養一媒擊諸
左手以行澤中翡翠見之就手格鬪不復知有人也乃
以右手取羅掩之無能脫者邕州右江產一等翡翠其
背毛悉是翠茸窮侈者用以撚織

雁

雁秋南春北謂之陽鳥吳中太湖雖盛夏亦有留雁蓋
太湖深處至涼且有魚蚌可戀也衡陽有回雁峯云雁
至此不復南征余在靜江數年未嘗見一雁益信有回
雁之說蓋靜江雖無瘴癘而深冬多類淺春故雁不至

況于深廣常燠之地乎

靈鵲

邕州有禽曰靈鵲狀如啄木而差大巢于木穴生子其中人以木室其穴鵲至無所歸乃至地禹步俄而所室躍去乃得入穴其後以灰布地而室其穴欲觀其步而效之鵲既步急以爪畫步而入穴人欲效之無由

骨噪

邕州有禽曰骨噪似竹雞生茅茨中人卽其巢

原本闕三字

折其骨母乃

原本闕一字

藥如馬腦大方寸許

原本闕三字

之骨

復能步人逐其母奪其藥竟不知原本闕三字以用但以囊

盛藥為小兒辟惡久而藥亦復不見謹收不過原本闕

鳩

邕州溪峒深山有鳩鳥形如鷓而差大黑身紅目音如
羯鼓唯食毒蛇鳩禹步遇蛇其聲邦邦然蛇入石穴鳩
于穴外禹步有頃石碎吞之凡山有鳩草木悉枯鳩集
于石其石必裂或云鳩秋冬脫羽人以銀作爪勾取致
之銀瓶否則手爛欲加鳩于人以一羽致酒即死

春蟲

白鳥鷓觀之屬秋則自北而南春則自南而北猶雁然
而地不同靜江府人謂之春蟲欽州蓋春蟲南歸之地
也靜江之興安靈川縣其人善捕池塘平野高木淺林
無非機穽春蟲北出必過二縣欲宿彷徨不敢下其捕
法云先訓一春蟲爲媒則于水塘遍插偽禽若啄若立
之勢以爲之誘又于塘側跨水結小低屋以蔽人形每
晚殺小蝦蟇數籃置之小屋中忽見春蟲羣飛縱媒誘
之以下其媒能前後邀截必誘入塘乃止噫此禽真賣
友者耶春蟲旣已下人乃于小屋中暗擲蝦蟇媒先來

食人乃設機械暗于水中鈎其脚而取之其爲械也製鐵鈎如觀背當其折曲處又折爲小環如鵝目令稍缺可以鈎陷春蟲之脛于鈎之柄立小挺寸許以爲暗行水中度春蟲近屋取食人以鐵鈎暗鈎其足脛微掣鈎令脛陷入小環而不得脫乃急于水裏拽入小屋拔其六翮復縱焉已不能飛姑畱之以疑衆禽少畱乃得以次取之

鶉子

廣西海山多鶉雷化間羅爲鮓至富也鶉乃海中黃魚

所化成者黃魚當秋冬羽翼以化于水中俟北風拍岸
遂登岸成鶉便能行入茅葦海南人捕得黃魚有半化
爲鶉者莊周鷓鴣之喻小大不同其義一也余嘗推其
故物未有非類而能化者鳥魚皆生于陰豈非質異而
性同歟

鬪雞

芥肩金距之技見于傳而未之覩也余還自西廣道番
禺乃得見之番禺人酷好鬪雞諸番人尤甚雞之產番
禺者特鷲勁善鬪其人飼養亦甚有法鬪打之際各有

術數注以黃金觀如堵墻也凡雞毛欲疏而短頭欲豎而小足欲直而大身欲疏而長目欲深而皮厚徐步眈視毅不妄動望之如木雞如此者每鬪必勝人之養雞也結草爲塾使立其上則足嘗定而不傾置米高于其頭使聳膺高啄則頭常豎而背利割截冠綏使敵雞無所施其背剪刷尾羽使臨鬪易以盤旋常以翎毛攪入雞喉以去其涎而掬米飼之或以水嚶兩腋調飼一一有法至其鬪也必令死鬪勝負一分死生卽異蓋鬪負則喪氣終身不復能鬪卽爲鼎實矣然常勝之雞亦必

早衰以其每鬪屢濱死也鬪雞之法約爲三閒始鬪少頃此雞失利其主抱雞少休去涎飲水以養其氣是爲一閒再鬪而彼雞失利彼主亦抱雞少休如前養氣而復鬪又爲一閒最後一閒兩主皆不得與二雞之勝負生死決矣雞始鬪奮擊用距少倦則盤旋相啄一啄得所背牢不捨副之以距能多如是者必勝其主喜見于色番人之鬪雞又乃甚焉所謂芥肩金距真用之其芥肩也未芥子糝于雞之肩腋兩雞半鬪而倦盤旋伺便互刺頭腋下翻身相啄以有芥子能眯敵雞之目故用

以取勝其金距也薄刃如爪鑿柄于雞距奮擊之始一
揮距或至斷頭蓋金距取勝于其始芥肩取勝于其終
季孫於此能無怒耶小人好勝爲此凶毒使微物不得
生自三代已然

長鳴雞

長鳴雞自南詔諸蠻來一雞直銀一兩形矮而大羽毛
甚澤音聲圓長一鳴半刻

潮雞

廣有潮雞潮至則啼身小足矮昔余襄公靖詩云客聽

潮雞迷早夜人瞻颺母識陰晴是也

枕雞

欽州有小禽一種大如初生雞兒毛翎純黑項下有橫白毛向晨必啼如雞聲而細人置枕間以之司晨亦名曰鶉子余命曰枕雞

翻毛雞

雞翎皆翻生彎彎向外雌雄皆然二廣皆有之

嶺外代答卷九

嶺外代答卷十

宋 周去非 撰

蟲魚門

蚺蛇

蚺蛇能食獐鹿人見獐鹿驚逸必知其爲蛇相與赴之

環而謳哥呼之曰妣妣徒架反謂姊也蛇聞歌卽俛首人

競採野花置蛇首蛇愈伏乃投以木株蛇就枕焉人掘

坎枕側蛇不顧也坎成以利刃一揮墮首於坎急壓以

土人乃四散食頃蛇身騰擲一方草木爲摧旣死則剝

其皮以鞣鼓取其膽以和藥飽其肉而棄其膏蓋膏能
痿人陽道也人謂大風油卽稱蚺蛇膏非是夫蛇之死
可謂愚矣然天地之間物理有所不可曉者以蛇之大
而甘受制誠愚然特其未見水耳彼一見水必夭矯其
形不受制伏起而吞人雖不遇水有小兒在側亦忽吞
之是其死也殆有機緘者存非蛇之愚也

六目龜

聞欽七洞有六目龜欣然異之因人求得乃真目之上
有四僞目耳所謂僞目卽頭上金黃花紋圓長中黑似

目也然僞目與真目排比端正不偏無一不然亦足愛
矣常龜養之不死是龜旬日卽死是殆不以龜養龜而
然歟

鼈瑋瑁

欽海有介屬曰鼈大如車輪皮裹有薄骨十三如瑋瑁
今人用以爲篋刀筒子者是也瑋瑁背甲亦十三片自
然成班紋世言鞭血成斑斯言妄矣

螈音壇

欽州海濱有穴處水族曰螈狀如龍而無角長五尺許

春水發生鱗鯉大魚自南海入江至潯象之境龍門之
下或爲漁網所得余東歸將至番禺有蟹急棹就舟繫
二鱗鯉求售大者長六尺小者四尺脩鼻侈腮口隱於
頤身無細鱗上各有鋒刃與凡魚不同惻然念曰神龍
烹同僚念其形之似神物也請縱之江其未得水則類
死矣一得水則奮迅蹴踏天矯滅沒波頭爲起俄然而
逝彼么麼其形而猶若是況真龍哉

鱗鯉魚

春水發生鱗鯉大魚自南海入江至潯象之境龍門之
下或爲漁網所得余東歸將至番禺有蟹急棹就舟繫
二鱗鯉求售大者長六尺小者四尺脩鼻侈腮口隱於
頤身無細鱗上各有鋒刃與凡魚不同惻然念曰神龍

之稱乃受制於人如此哉問所需幾何曰四百卽市而縱焉始則舉首出水少焉揚鬣掉尾復舉首似顧悠然而逝矣

嘉魚

蒼梧大江之南山曰火山下有丙穴嘉魚出焉所謂南有嘉魚詩人傳之也嘉魚形如大鮐魚身腹多膏其土人煎食之甚美其煎也徒置魚於乾釜少焉膏溶自然煎熬不別用油謂之自裹

河魚

左氏河魚腹疾語迄無定說余仕古縣常食市魚廚者
曰此魚病肚不堪食剖視之滿腹黃水也後汎舟見一
魚死於舟側舟人曰此魚病肚死矣問何謂病肚曰凡
物皆有疾魚在水無他疾唯病肚乃死因悟申叔時河
魚之說

竹魚鰕魚

竹魚出灘水狀似青魚味如鰕魚鰕魚亦出灘水肉白
而豐味似鰕而鬆美大抵南中魚品如鯉鯽者甚多而
鰕竹二魚爲珍

鬼蛺蝶

鬼蛺蝶大如扇四翅共徑六七寸褐質閒雜色晃然下兩翅有翠點尤光彩好飛荔枝上

黑蛺蝶

黑蛺蝶大如扇橘蠹所化翅墨黑而有翠綵一行特爲鮮明北人或名元武蟬

天鰕

南方有飛蟲有翅如飛蛾其尾如蟋蟀色白身長似小鰕然夏秋之間晚飛蔽天墮水人以長竹竿橫江面使

風約之如萍之聚早乃掉舟搏取縷肥肉合以爲鮓味頗美然此夜墮水次早卽取乃可用稍遲一夕已脫而化矣

蝥

余在欽一夕燕坐見有似蜥蜴而差大者身黃脊黑頭有黑毛抱疎籬之杪張額四顧聳身如將躍也適有士子相訪因請問之荅曰此名十二時其身之色一日之內逐時有異口嘗含毒俟人過則射其影人必病余曰非所謂蝥者歟生曰然書傳所載卽是物也未幾余染

瘴幾殆

古蹟門

韶石

韶石山在韶州東北高七十丈闊一百五十丈昔虞舜登此石奏韶樂因以名州晉永和二年有飛仙遊其上張循州韶石圖有三十六石名因具於左 新婦石

毬門石 大禾倉石 小禾倉石 太平石 盤龍石

獅子石 侍石 上鱗魚石 下鱗魚石 帽子峯

石 鳳閣石 羅仙峯石 雙闕石 馬鞍石 四接

石 使石 三峯石 桃石 大香鑪石 小香鑪石

駱駝石 奏樂石 樓閣石 寶蓋石 硯面石

虹霓石 朝仙峯石 覆船石 五羊石 圓石巖

鍾石 續石 石臼 石井

缺一

秦城

湘水之南靈渠之口大融江小融江之間有遺堞存焉
名曰秦城實始皇發謫戍五嶺之地秦城去靜江城北
八十里有驛在其旁張安國紀之詩曰南防五嶺北防
胡猶復稱兵事遠圖桂海冰天塵不動誰知壠上兩耕

夫北二十里有險曰嚴關羣山環之鳥道微通不可方軌此秦城之遺蹟也形勢之險襟喉之會水草之美風氣之佳真宿兵之地據此要地以臨南方水已出渠自是可以方舟而下陸苟出關自是可以成列而馳進有建瓴之利勢退有重險之可蟠宜百粵之君委命下吏也

綠珠井

鬱林州博白縣古白州也晉石崇妾綠珠寶生焉有井名綠珠云其鄉飲是多生美女異時鄉父老有識者聚

而謀室是井後生女乃不甚美或美必形不具深山大澤實生龍蛇掩井之人亦云智矣

古富州

古富州今昭州昭平縣在灘江之濱荆棘叢中止有三家茅屋及一縣衙眞所謂三家市也有舟人登岸飲酒遂宿茅屋家夜半覺門外託託有聲主人戒之曰毋開門此虎也奴起而視之乃一乳虎將數子以行今爲縣乃爾不知昔日何以爲州耶

銅柱

漢馬伏波平交趾立銅柱爲漢極西界唐馬總爲安南都護夷獠爲建二銅柱於伏波之處以明總爲伏波之嗣是銅柱在安南矣又唐何履先定南詔復立馬援銅柱按南詔今大理國則是銅柱復當在大理又占不勞之地南有大浦有五銅柱山形若倚蓋西重巖東崖海按占不勞今占城也然則銅柱又當在占城聞欽境古森峒與安南抵界有馬援銅柱安南人每過其下人以一石培之遂成丘陵其說曰伏波有誓云銅柱出交趾滅培之懼其出也又云交趾境內有數銅柱未知孰是

陟岵寺

欽州靈山縣東南三十里有武利場俗傳唐則天母氏
故里也去場不遠有陟岵寺遺址云則天念母爲建寺
祈福之地猶有豐碑斷裂茅檜閒字畫略可辨其文則
盧肇奉敕撰按則天父武士護晉人母楊未詳家何地
后得志封榮國夫人榮國卒后出珍幣建佛廬以徼福
然則陟岵之說固苗裔矣惜肇碑剝落不可考也然亦
可疑肇袁州人奮跡武宗朝去則天固遠將奉何敕作
記耶

交趾

記曰南方曰蠻雕題交趾有不火食者矣交州記曰交趾之人出南定縣足骨無節身有毛臥者更扶始得起余至欽見夫黑齒跣足阜其衣裳者人耳烏覩所謂足無節身有毛者哉人言道州侏儒今道州人七尺而昭州恭城縣與道接畛閒產一二侏儒竊意南定縣如恭城也不然豈其人足皆無節而能更相扶耶閒受戾氣遂以得名意當如此

儋耳

卷之二 各名一
儋耳今昌化軍也自昔爲其人耳長至肩故有此號今
昌化曷嘗有大耳兒哉蓋南蕃及黎人人慕佛相好故
作大環以墜其耳俾下垂至肩實無益於耳之長其竅
乃大寸許

冰井火山

梧州城東有方井二冰泉清冽非南方水泉比也謂之
冰井其南隔江有火山下有丙穴嘉魚生焉元次山嘗
爲梧州有火山無火冰井無冰之句

蠻俗門

蠻俗

蠻夷人物強悍風俗荒怪中國姑羈縻之而已其人往
往勁捷能辛苦穿皮履上下山如飛其械器有桶子甲

長槍手標偏刀邊

原闕
二字

牌山弩竹箭桄榔箭之屬民編

竹苦茅爲兩重上以自處下居雞豚謂之麻欄生理苟

簡冬編鷺毛木棉夏緝蕉竹麻紵爲衣搏飯掬水以食

家具藏土窖以備寇掠土產生金銅鉛綠丹砂翠羽峒

綖練布八角茴香草菓諸藥各遂其利不困乏今黃姓

尚多而儂姓絕少智高亂後儂氏善良許從國姓今多

姓趙氏宜州徼外西原黃峒武陽羣小蠻卽唐黃家賊
之地崇建南丹使控制之然莫氏家人亦有特相攻奪
其刺史莫延萇逐其弟延廩而自立延廩奔朝廷謂之
出宋

凡州峒歸明者皆稱出宋

延萇淫酷不能服其類鄰永樂周王

民與爲仇相攻官反爲和解延萇恃此益驕不奉法至
私刻經略安撫司及宜州溪峒司印效帥守花書行移
以嚇諸蕃落邊將常恭懷姦利與交通囊橐爲代作奏
章冒至闕下不關白經略司范石湖作帥捕劾以聞削
藉竄之其後稍讐

獠俗

獠在右江溪峒之外俗謂之山獠依山林而居無酋長
版籍蠻之荒忽無常者也以射生食動而活蟲豸能蠕
動者皆取食無年甲姓名一村中推有事力者曰郎火
餘但稱火歲首以土杯十二貯水隨辰位布列郎火禱
焉經夕集衆往觀若寅有水而卯涸則知正月雨二月
旱自以不差諸蕃歲賣馬於官道其境必要取貨及鹽
牛否則梗馬路官亦以鹽綵和謝之舊傳其類有飛頭
鑿齒鼻飲白衫花面赤視之屬二十一種今右江西南

奇文什卷一
一帶甚多殆百餘種也唐房千里異物志言獠婦生子
卽出夫憊臥如乳婦不謹其妻則病乃無苦

入寮

邕州諸溪峒相爲婚姻峒官多姓黃悉同姓婚也其婚
嫁也唯以麤豪痛擾爲尚送定禮儀多至千人金銀幣
帛固無而酒酢爲多然其費亦云甚矣壻來就親女家
於所居五里之外結草屋百餘間與居謂之入寮壻家
以鼓樂送壻入寮女家亦以鼓樂送女往寮女之婢妾
百餘壻之僕從至數百人結婚之夕男女家各盛兵爲

備少有所爭則兵刃交接成婚之後婿常袖刀而行妻之婢少迕其意卽手殺之謂之逞英雄入寮半年而後婦歸夫家夫自入寮以來必殺婢數十而後妻黨畏之否則以爲懦

挂劍

邕州溪峒之外西南有蠻其夫甚剛其妻甚怯夫婦異室妻之所居深藏不見人形夫過其妻必挂劍於門而後入其合夫婦之道夜期於深山不以其所居也云不如是則鬼物有顯誅

奇夕不各卷一
繡面

海南黎女以繡面爲飾蓋黎女多美昔嘗爲外人所竊
黎女有節者涅面以礪俗至今慕而效之其繡面也猶
中州之笄也女年及笄置酒會親舊女伴自施針筆爲
極細花卉飛蛾之形絢之以徧地淡粟紋有皙白而繡
文翠青花紋曉了工緻極佳者唯其婢不繡邕州溪峒
使女懼其逃亡則黥其面與黎女異矣

鼻飲

邕州溪峒及欽州邨落俗多鼻飲鼻飲之法以瓢盛少

水置鹽及山薑汁數滴於水中瓢則有竅施小管如瓶
嘴插諸鼻中導水升腦循腦而下入喉富者以銀爲之
次以錫次陶器次瓢飲時必口噍魚鮓一片然後水安
流入鼻不與氣相激旣飲必噫氣以爲涼腦快膈莫若
此也止可飲水謂飲酒者非也謂以手掬水吸飲亦非
也史稱越人相習以鼻飲得非此乎

飛馳

交陞俗上巳日男女聚會各爲行列以五色結爲球歌
而拋之謂之飛馳男女目成則女受馳而男婚已定

踏搖

搖人每歲十月旦舉峒祭都貝大王於其廟前會男女之無夫家者男女各群連袂而舞謂之踏搖男女意相得則男呶嚶奮躍入女羣中負所愛而歸於是夫婦定矣各自配合不由父母其無配者姑俟來年女三年無夫負去則父母或殺之以爲世所棄也

款塞

史有款塞之語亦曰納款讀者略之蓋未覩其事爾款者誓也今人謂中心之事爲款獄事以情實爲款蠻夷

效順以其中心情實發其誓詞故曰款也乾道丁亥靜
江獠人犯邊范石湖檄余白事帥府與聞團結邊民之
事獠人計窮出而歸命乃詣帥府納款其詞曰某等既
充山職今當鈐束男姪男行把棒女行把麻任從出入
不得生事若生事者上有太陽下有地宿其翻背者生
男成驢生女成豬舉家絕滅不得翻面說好背面說惡
不得偷寒送暖上山同路下水同船男兒帶刀同一邊
一點一齊同殺盜賊不用此款竝依山例山例者殺之
也他語甚鄙不可記憶聊記其謂款者如此

木契

獠人無文字其要約以木契合二板而刻之人執其一守之甚信若其投牒於州縣亦用木契余嘗攝靜江府靈川縣有獠人私爭赴縣投木契乃一片之板長尺餘左邊刻一大痕及數十小痕於其下又刻一大痕於其上而於右邊刻一大痕牽一線道合於右大痕又於正面刻爲箭形及以火燒爲痕而鑽板爲十餘小竅各穿以短稻穰而對結縐焉殊不曉所謂譯者曰左下一大痕及數十小痕指所論讎人將帶徒黨數十人以攻我

也左上一大痕詞主也右一大痕縣官也牽一線道者
詞主遂投縣官也刻爲箭形言讐人以箭射我也火燒
爲痕乞官司火急施行也板十餘竅而穿草結縐欲讎
人以牛十餘頭備償我也結縐以喻牛角云

打鬢

溪峒及邕欽瓊廉村落閒不飲清酒以小甕乾醞爲濃
糟而貯畱之每觴客先布席於地以糟甕置賓主閒別
設水一盂副之以杓開甕酌水入糟插一竹管管長二
尺中有關捩狀如小魚以銀爲之賓主共管吸飲管中

魚閉則酒不升故吸之太緩與太急皆足以閉魚酒不
得而飲矣主飲魚閉取管埋之以授客客復吸飲再埋
管以授主飲將竭再酌水攪糟更飲至甚醺而止其爲
壽也不別設酒主人妻子同壽客其妻先酌水入甕致
詞以管授客飲已男若女迭酌水爲壽客之多飲壽酒
也實多飲水耳名曰打鬢南人謂甕爲鬢

抵鷓

自安南及占城真臘皆有肩輿以布爲之制如布囊以
一長竿舉之上施長篷以木葉鱗次飾之如中州轎頂

也二人舉一長竿又二人策行安南名曰抵鷓安南使
者黃榮以一抵鷓載一妾自隨凡使者至欽皆有涼轎
釘鉸黑漆甚澤而兩竿盡短雨晴皆用之此蓋效中國
爲之也若其本國只用抵鷓爾

十妻

南方盛熱不宜男子特宜婦人蓋陽與陽俱則相害陽
與陰相求而相養也余觀深廣之女何其多且盛也男
子身形卑小顏色黯慘婦人則黑理充肥少疾多力城
郭虛市負販逐利率婦人也而欽之小民皆一夫而數

妻妻各自負販逐市以贍一夫徒得有夫之名則人不謂之無所歸耳爲之夫者終日抱子而遊無子則袖手安居羣婦各結茅散處任夫往來曾不之較至于溪峒之首例有十妻生子莫辨嫡庶至於讎殺云

捲伴

深廣俗多女嫁娶多不以禮商人之至南州竊誘北歸謂之捲伴其土人亦是捲伴不能如商人之徑去則其事乃有異始也既有桑中之約卽暗置禮聘書於父母牀中乃相與宵遁父母乍失女必知有書也索之衽席

閒果得之乃聲言訟之而迄不發也歲月之後女既生子乃與壻備禮歸寧預知父母初必不納先以醢酒入門父母佯怒擊碎之壻因請託鄰里祈懇父母始需索聘財而後講翁壻之禮凡此皆大姓之家然也若乃小民有女惟恐人不誘去耳往誘而不去其父母必勒女歸家且其俗如此不以爲異也

鬪白馬

廣人妻之父母死壻至祭必乘馬而往以二牌棒手前導將至妻家駐馬以待妻家亦以二牌棒手對敵謂之

鬪白馬壻勝則祭得入不勝則不得入故壻家必勝以入其祭

迎茅娘

欽廉子未娶而死則束茅爲婦於郊備鼓樂迎歸而以合葬謂之迎茅娘昔魏武愛子蒼舒卒聘甄氏亡女合葬明帝愛女淑卒娶甄氏亡孫合葬欽之迎茅娘夷風也曹氏父子直爲冥婚豈足尚

志異門

天神

廣右敬事雷神謂之天神其祭曰祭天蓋雷州有雷廟
威靈甚盛一路之民敬畏之欽人尤畏園中一木枯死
野外片地草木萎死悉曰天神降也許祭天以禳之苟
雷震其地則又甚也其祭之也六畜必具多至百牲祭
之必三年初年薄祭中年稍豐末年盛祭每祭則犧牲
三年而後克盛祭其祭也極謹雖同里巷亦有懼心一
或不祭而家偶有疾病官事則鄰里親戚衆尤之以爲
天神實爲之災

聖佛

南海諸蕃國皆敬聖佛相傳聖佛出世在真臘國之占里婆城聖佛女子也有夫渡海而舟爲龍王所蕩乃謂龍王曰使我登岸當歲生一子以奉龍王旣海神送其舟於占里婆城乃顯神異人有慢輕必降禍也人有所求必赴感焉人有自欺於前必報驗焉南蕃皆敬事之凡相爭者必相要質於聖佛前曲者不敢往也南蕃所居皆茅廬唯聖佛廟貌甚整黃金飾像四軀爲四殿蓋一佛而三夫也女巫數輩謂之夷婆廟多鼓舞血食無虛日每歲正月十三日設廬於廟前積禾於中請聖像

出廟而焚禾以祭十四日聖佛歸廟二十日聖佛生子
乃忽有一圓石出其身二十日夜舉國人民不寢以聽
佛之生子明日國人皆奉珍寶犀象獻佛其所生子舟
載而投諸海以奉龍王云六合之外妖祥怪誕愈多如
此

甯諫議

欽州甯諫議廟去城數十里太守到任謁之雨暘不時
禱之輒應六朝時有甯猛力據有其地隋朝因拜猛力
爲安州刺史然恃險驕倨自若也自合狐熙爲桂州總

管諭以恩信乃詣府請謁後熙奏改安州爲欽州猛力
欲隨使者何稠入朝而死其子長真葬畢卽入朝乃以
長真嗣爲欽州刺史唐高祖授長真欽州都督長真死
子據襲刺史然則諫議其猛力歟猛力最有功於欽欽
人卽其墓宅社而稷之置祭田數頃諸甯掌之至今尚
存諸甯今爲大姓每科舉嘗有薦名者欽之祀無非淫
祠惟諫議爲正

武婆婆

廣右人言武后母本欽州人今皆祀武后也冠帔巍然

衆人環坐所在神祠無不以武爲尊巫者招神稱曰武太后孃孃俗曰武婆婆也

轉智大王

欽州陳承制名永泰熙寧八年交阯破欽死於兵先是交人謂欽人曰吾國且襲取爾州以告永泰弗信交舟入境迅甚永泰方張飲又報抵城復弗顧交兵入城遂擒承制以下官屬於行衙曰不殺汝徒取金帛爾旣大掠則盡殺之欽人塑其像於城隍廟祀之號曰轉智大王凡嘲人不慧必曰陳承制云

新聖

廣西凌鐵爲變鄧運使擒之蓋殺降也未幾鄧卒若有
所覩廣西羣巫乃相造妖且明言曰有二新聖曰鄧運
使凌太保必速祭不然癘疫起矣里巷大謹結竹粘紙
爲轎馬旗幟器械祭之於郊家出一雞旣祭人懼而散
巫獨攜數百雞以歸因歲歲祠之巫定例云與祭者不
得罪胙故巫歲有大獲在欽爲尤甚

雞卜

南人以雞卜其法以小雄雞未孳尾者執其兩足焚香

禱所占而撲殺之取腿骨洗淨以麻線束兩骨之中以竹挺插所束之處俾兩腿骨相背於竹挺之端執挺再禱左骨爲儂儂者我也右骨爲人人者所占之事也乃視兩骨之側所有細竅以細竹挺長寸餘者徧插之或斜或直或正或偏各隨其斜直正偏而定吉凶其法有一十八變大抵直而正或附骨者多吉曲而斜或遠骨者多凶亦有用雞卵卜者焚香禱祝書墨於卵記其四維而煮之熟乃橫截視當墨之處辨其白之厚薄而定儂人吉凶焉昔漢武奉越祠雞卜其法無傳今始記之

茅卜

南人茅卜法卜人信手摘茅取占者左手自肘量至中指尖而斷之以授占者使禱所求卽中摺之祝曰奉請茅將軍茅小孃上知天綱下知地理云云遂禱所卜之事口且禱手且摺自茅之中摺至尾又自茅中摺至首乃各以四數之餘一爲料餘二爲傷餘三爲疾餘四爲厚料者雀也謂如占行人早占遇料行人當在路此時雀已出巢故也日中占遇料則行人當晚至時雀至暮當歸爾晚占遇料則雀已入巢不歸矣傷者聲也謂之

笑面貓其卦甚吉百事歡欣和合疾者黑面貓也其卦不吉所在不和合厚者滯也凡事遲滯茅首餘二名曰料貫傷首餘三名曰料貫疾餘皆倣此南人卜此最驗精者能以時辰與茅折之委曲分別五行而詳說之大抵不越上四餘而四餘之中各有吉凶又係乎所占之事當卜之時或遇人來則必別卜曰外人踏斷卦矣余以爲此法卽易卦之世應揲著也嘗聞楚人筮卜今見之

南法

祝融之墟威靈所萃其間異法亦天地造化之流也巫以荆得名豈無自而然哉嘗聞巫覡以禹步咒訣鞭笞鬼神破廟殞竈余嘗察之南方則果有源流蓋南方之生物也自然稟禁忌之性在物且然況於人乎邕州溪峒有禽曰靈鷲善禹步以去窳塞又有鳩鳥亦善禹步以破山石有蜃曰十二時能含毒射人影以致病以是觀之南人之有法氣類實然然今巫者畫符必爲鳩頂之形亦可見其源流矣是故愈西南愈多詭異茫茫天地法各有本必有精于法者亦云自然而非人所能

爲也

家鬼

家鬼者言祖考也欽人最畏之村家入門之右必爲小巷升當小巷右壁穴隙方二三寸名曰鬼路言祖考自此出入也人入其門必戒以不宜立鬼路之側恐妨家鬼出入歲時祀祖先卽於鬼路之側陳設酒肉命巫致祭子孫合樂以侑之窮三日夜乃已城中居民於廳事上置香火別自堂屋開小門以通街新婦升廳一拜家鬼之後竟不敢至廳云儻至則家鬼必繫殺之惟其主

婦無夫者乃得至廳

挑生

廣西挑生殺人以魚肉延客對之行厭勝法魚肉能反
生於人腹中而人以死相傳謂人死陰役於其家有一
名士嘗爲雷州推官親勘一挑生公事置肉盤下俾囚
作法以驗其術有頃發視肉果生毛何物淫鬼乃能爾
也然解之亦甚易但覺有物在胸膈則急服升麻以吐
之覺在腹中急服鬱金以下之此方亦雷州鏤板印散
者蓋得之於囚也

蠱毒

廣西蠱毒有二種有急殺人者有慢殺人者急者頃刻死慢者半年死人有不快於己者則陽敬而陰圖之毒發在半年之後賊不可得藥不可解蠱莫慘焉乾道庚辰欽州城東有賣漿者蓄蠱毒敗而伏辜云其家造毒婦人倮形披髮夜祭作糜粥一盤蝗蟲蚋蝶百蟲自屋上來食遺矢乃藥也欲知蠱毒之家入其門上下無纖埃者是矣今黎峒溪峒人置酒延客主必先嘗者示客以不疑也

罔雨

淳熙乙未正月朔罔雨見於融州融水縣治有人之影
無人之形倮而披髮者無萬數有一手力持紙錢焚之
影競赴火又復散亂有頃乃沒是日城外有神廟煙火
自地出經日而滅一郡大驚鄭隕夢爲融教官日見而
言之是年融不聞有異

柳州蜈蚣

柳州種甘堂頃年夜有光出柱上蠹穴中滿堂如月剔
視見鱗甲大如鏡太守知異物集吏卒持斧鋌齊刺之

有聲砉然破柱乃大蜈蚣長竟柱腦中得珠如鶩卵圓
走盤光遂不見

桂林猴妖

靜江府壘綵巖下昔日有猴壽數百年有神力變化不
可得制多竊美婦人歐陽都護之妻亦與焉歐陽設方
略殺之取妻以歸餘婦人悉爲尼猴骨葬洞中猶能爲
妖向城北民居每人至必飛石惟姓歐陽人來則寂然
是知爲猴也張安國改爲仰山廟相傳洞內猴骨宛然
人或見眼忽微動遂驚去矣

嶺外代荅卷十

南窗紀談

國烟行發

欽定四庫全書提要

南窗紀談一卷

不著撰人名氏多記北宋時事淳熙中袁文作甕
牖閒評已引其書則作於孝宗以前而中有葉夢
得問章惇濟一條又有近傅崧卿給事餽冰云云
夢得爲紹聖四年進士高宗時終於知福州崧卿
爲政和五年進士高宗時終中書舍人給事中則
是書尙在南北宋閒也中載葉景脩述延祐戊午
開元宮立虞集碑一條乃元仁宗五年事殊不可

解檢核別本此條獨低二格書之乃知上一條記
蔡寬夫在金陵鑿地丈餘得竈灰及朱漆七箸事
元人讀是書者因記王眉叟掘地丈餘得花臺魚
池事批於其旁故稱與此事相同云云此事卽指
蔡寬夫事也曹溶所藏之本因傳寫者不究文義
一概錄作正文故致是訛異耳其書凡二十三條
袁文所引衛大夫一條此本不載蓋已非完書然
所記多名臣言行及訂正典故頗足以資攷證惟
袁州女子登仙一條龐籍見天書一條頗涉語怪

然籍見天書一事曲洧舊聞已載之蓋宋人說部
之通例固無庸深詰者矣

南窗紀談

宋無名氏撰

士大夫要不可有所好一爲所蔽未有不爲害者房次律平生自視爲何等人是豈逢君之欲託賤役以自售者哉史稱天寶中明皇有逸志數巡幸廣溫泉爲華清宮環宮所置百司區署以瑄資機算時方爲給事中詔總經度驪山疏剔巖藪爲天子游觀此等事在當時韋堅王珙楊慎矜之徒乃當任之瑄顧安而不爲恥攷其平素未必不出於本心殆適中其所好耳可不慎哉徽

宗朝有建言請毀艮岳以其地還民方議其請內出圖
本宣示宰執吳相元中觀至其間佳處失聲稱善上顧
笑曰卿亦好此乎元中一時失言出於無心於義固未
有所傷然使在天寶閒不知果能不爲房琯耶

蔡寬夫侍郎在金陵鑿地爲池旣去土尋丈之下便得
一竈甚大相連如設數釜者竈閒有灰又有朱漆匕箸
其旁皆甃磬初不甚損莫測其故也後見諸郡兵火之
後瓦礫堆積不能盡去因葺以爲基址者甚多金陵蓋
故都自昔兵亂多矣瓦礫之積不知幾何則尋丈之下

安知非昔日平地也

葉景修曰近延祐戊午年王眉叟真人於清湖開元宮殿前立虞伯

生所撰碑先用木椿打入地然後於上立石及木椿入地丈餘不復可打匠人掘示之下有地面及花臺魚池則與此事相同也

歐陽文忠公雖作一二十字小柬亦必屬橐其不輕易如此今集中所見乃明白平易若未嘗經意者而自然爾雅非常所及東坡大抵相類初不過爲文采爾至黃魯直始專集取古人才語以敘事雖造次閒必期於工遂以名家士大夫翕然倣之方古文未行時雖小柬亦用四六世傳宋景文公刀筆集雖平文亦務奇險至或

百衲集
作三字韻語近傅崧卿給事以冰餽同舍其柬辭云蓬
萊道山羣仙所游清異人境不風自涼火雲騰空莫之
能炎餉以冰雪是謂附益讀者莫解或曰此靈棊也一
坐大笑而不知其淵源亦有自也

唐以身言書判設科故士皆習書有晉宋餘風今有得
唐人遺蹟雖不知名亦往往可觀宋朝此科廢書遂無
用於世非自好之者不習故工者亦少亦勢使之然也
歐陽文集載與石公操推官書言嘗見其二石刻書字
之怪譏其欲爲異以自高公操卽守道今徂徠集中猶

見其荅書大略皆譎辭自解至謂書乃六藝之一雖善如鍾王虞柳不過一藝而已吾之所學堯舜周孔之道不必善書也歐公復之曰周禮六藝有六書之學其點畫曲直皆有其說今以其直者爲斜方者爲圓而曰我第行堯舜周孔之道此甚不可也譬如設饌於案加帽於首正襟而坐然後食者此世人之常爾若其納足於帽反衣而衣坐於案上以飯實酒后而食曰我行堯舜周孔之道可乎不可乎此言誠中其病守道字畫世不復見旣嘗被之金石必非率爾而爲者卽荅書之辭觀

之其強項不服下又設爲高論以文過拒人之態猶可想見也

葉石林問於徐惇濟曰自坡翁名思無邪齋德有隣堂而世爭以三字名堂字公知前此固嘗有是否荅曰非獅子吼寺乎葉公笑曰是也蓋吳興城南射村有寺號獅子吼本錢氏賜名宋因之石林公旣爲春秋書其別有四解釋音義曰傳訂證事實曰攷掇擊三傳曰讞其編排凡例曰例又問曰吾之爲此名前古之所未有也惇濟曰已嘗有之石林曰何也曰吳程秉逮事鄭玄著

書三萬餘言曰周易摘尙書駁論語弼得無近是乎石
林大喜

韓玉汝丞相喜事口腹每食必殫極精侈性嗜鵠必白
者而後食或以他色給之輒能辨其非世以爲異然此
事古人固已有之晉苻堅從兄子朗國破歸晉司馬道
子爲設盛饌極江左精肴食訖問曰關中之食孰若此
答曰皆好惟鹽味小生耳旣問宰夫皆如其言或人殺
雞以食之朗曰此雞栖嘗半露檢之皆驗又食鵝肉知
黑白之處人不信乃記而試之無毫釐差咸以爲知味

與韓相白鴿事同此非有法可傳蓋獨得於心故能默契如此

丈人本父友之稱不必婦翁也漢匈奴傳曰漢天子我丈人行也唐人尤喜稱之杜甫上韋左丞詩丈人試靜聽又有丈人屋上烏而不聞杜公爲韋之壻也如此甚多柳子厚記先友韓退之一也至與之書乃稱退之十八丈父友而字之者以其齒相近乎近來不問行輩年齒泛相稱呼必曰丈不知起自何時至於儕類相狎則又冠以其名姓曰某丈某丈乃反近於輕侮

一本姓上無名字

爲帥守而踵父祖嘗所居自昔以爲盛事李文饒獻替
記稱開成二年自浙西觀察授淮南節度本朝二百餘
年未嘗有自潤州遷揚州者況兩地皆是舊封倍懷榮
感蓋其父吉甫亦嘗領揚潤故也本朝如此比者亦有
之多見於謝上表啟紹聖中歐陽叔弼棐知蔡州其父
文忠公之舊治也謝宰執啟云惟近輔之名邦實先人
之舊治高城不改自疑華表之歸老吏幾稀尙守朱門
之舊追懷今昔倍劇悲欣靖康中翟公巽自翰苑出守
會稽其父思之舊治也謝表云惟昔先臣再臨東越豈

其暮齒乃踵前修朱邑世祠猶有奉嘗之舊恬侯家法
自憐孝謹之衰敢不慰問耆年覽觀謠俗無忘遺愛之
厚永念教忠之餘皆謂是也

李文定公以故相守兗州有嫠婦爲其里人以僞券誣
討田產訴於官凡十餘年皆不得直及文定公未去郡
而傳求龍圖初中甲科以廷尉評事知仙源縣初至官
嫠婦又訟於縣求逮所訟與書券者驗其書蹟不類因
窮治盡得姦狀里人旣伏辜而歸其田產與嫠婦焉一
郡驚爲神明李公聞之嘆曰吾爲政於此不能使枉者

直而又罪其娶婦吾甚愧之乃以粟帛謝罪於婦而盛
薦傅公於朝議者謂傅公發擿姦伏固過人矣而文定
公之不諱其失不掩人善尤人之所難也

盛薦一作盛稱

凡以節度使兼中書令侍中同平章事竝謂之使相唐
制皆僉敕五代以來不預政事敕尾存其銜而不僉但
注使字漢初有假左相曹參之徒嘗爲之皆以將軍有
功無以復賞故假以宰相之名而不得居其位是亦唐
以來使相之比也漢殤帝延平元年以鄧騭爲車騎將
軍儀同三司儀同之名起於此魏黃權以車騎將軍開

府儀同三司開府之名起於此蓋亦姑使其儀秩得視三公而已是亦假丞相之類然晉以來左右光祿大夫開府者爲文官驃騎車騎將尉軍與四征四鎮及諸大將軍開府者皆爲武官宋齊以後循之不改初唐以爲文散階雖三公三師亦必冠以此號李涪著刊誤常非之宋因唐無所革元豐官制旣罷同平章事遂以節度使加開府爲使相正合創名之意而文臣寄祿官亦存之然無生爲之者惟以爲贈官

特進起於西漢凡諸侯功優朝廷敬異乃賜之位特進

位在三公下故曰特進成都侯王商以特進領城門兵
置幕府得舉吏如將軍後漢鄧禹列侯就第特進奉朝
請是特引見之稱無官秩定禮魏晉以後皆有之唐以
爲文散階元豐官制以爲寄祿官亞開府

漢武帝元朔三年詔曰夫刑罰所以防姦也內長文所
以見愛也以百姓之未洽於教化朕嘉與士大夫日新
厥業祗而不解其赦天下內長文之語了不可解張晏
曰長文長文德也師古曰詔言有文德者卽親內而崇
長之所以見仁愛之道見謂顯示也顏氏之說雖比張

晏爲詳然終不能服人意許少伊右丞言往年江南舊本乃以內爲而文爲史傳寫之誤容或有此而其義通矣近見一士人言前輩校正本乃以內爲而長爲肆文爲赦而肆赦所以見愛其於下文尤爲貫穿但改字太多不知果有所據否歐公云讀書有不通因改易本文而傳會之最爲解經者之蔽此言蓋譏鄭氏也近世學者多或不免如此

呂文穆參政

餘慶

與其弟正惠丞相皆晉兵部侍郎琦

之子也自五代至宋至道中父子兄弟相繼居顯位而

家無餘財居無別業平日俸賜多以賑施中外隨手而盡故也家人嘗訴日用乏絕正惠公曰過得三日則更營三日生計如是足矣

秦漢以來方士言神仙莫不白日上升後世小說所載往往而是然人未嘗有目見之者難以必其有無惟韓文公詩敘謝自然事曰一朝坐空室雲霧生其間如聆笙簫韻來自冥冥天白日變幽晦蕭蕭風景寒檐楹氣明滅五色光屬聯觀者徒傾駭躑躅詎敢前須臾自輕舉飄若風中煙據此等語則其自幼學仙而致輕舉眾

所共見者昭然不誣近吳興陳湯求大夫提舉江西茶
鹽回言數年前袁州一村民女子自幼樂靜默常獨處
一室中然初無他異至年十八九一旦其家聞空中笙
簫之聲女子已在室中闔戶而坐須臾采雲四合蒼鬱
其舍家人與觀者皆莫敢前經半日方散開戶視之已
不見女子久之猶聞笙簫聲在半空其事與謝自然相
類

飲茶或云始於梁天監中事見洛陽伽藍記非也按吳
志韋曜傳孫皓時每晏饗無不竟日坐席無能否飲酒

率以七升爲限雖不悉入口皆澆灌取盡矐所飲不過二升初見禮異時或爲裁減或賜茶薺以當酒如此言則三國時已知飲茶但未能如後世之盛耳逮唐中世權利遂與煮酒相抗迄今國計賴此爲多唐人所飲不過草茶但以旗槍爲貴多取之陽羨猶未有所謂臘茶者今建州製造日新歲異其品之精絕者一餅直四十千蓋一時所尙故豪貴競市以相夸也

呂申公爲穎州通判歐公爲守素不以文靖爲然及與其子爲僚見其學識已改觀矣時劉原甫王深甫皆寓

居都下四人日相從講學爲事情好款密一日分題賦
詩申公得瘿木壺其辭曰天地產眾材任材謂之智梁
桷與楹杙小大無有棄方者以矩度圓者中規制嗟爾
木之瘿何異肉有贅生成擁腫姿賦象難取類隳括所
不施鈎繩爲爾廢大匠睨而往惻然乃有意孰非造化
功而終不朽器剝剔虛其中朱漆爲之僞罇漿挹酒醴
施用惟其利犧象非不珍金罍豈不貴幸因左右容反
見謂奇異人之才與性未直遠于是性雖有不善在教
之操礪才無不可用在上所錯置飾陋就其長皆得爲

良士執一以廢百眾工何由備是惟聖人心絕通天下

志歐陽稱賞以爲有宰相器

案宋文鑑豈不貴下有設之於楹階十目旬注視句

錢唐關注字子東家世以文雅稱喜爲詩有唐人之風

嘗賦松聲一篇云夢破松聲枕上聞睡魔夜半戰吟魂

初疑秋雨連江岸乍覺寒潮上海門招引好風來古寺

追隨月色下前村晚行欲問聲來處鬱鬱蒼波漫不分

王文正公遺事公幼時見天門開中有公姓名弟旭乘

閒問之公曰要待死後墓志寫上吾不知此言雖云拒

之亦可見其實有是事矣龐莊敏公帥延安日因冬至

奉祠家廟齋居中夜恍忽聞見天象成文云龐某後十年作相當以仁佐天下凡十三字注視久之方滅公因作詩記之云冬至子時陽已生道隨陽長物將萌星辰賜告銘心骨願以寬章輔至平手械之題曰齋誠密記其詩藏其曾孫益孺處用小粉牋字札極草草按實錄自慶歷元年初分陝西四路公與韓忠獻范文正王聖源三公俱爲帥至皇祐三年登庸適十年夫天道遠矣而告人諄諄如此理固有之不可盡詰

彭資器尙書

汝礪

熊伯通舍人

本

皆鄱陽人其父竝爲

郡吏兩公少從學彭公既魁天下聞報之日太守卽喻其父使罷役且以己所乘馬及導從并命郡吏送還家鄉閭以爲榮其徒相與言曰彭孔目之子旣已爲狀元矣熊孔目之子當如何次舉伯通亦擢上第時前守已替去後守悉用前例送熊之父還家自是一郡歆豔家學益眾

仁宗朝京東有劇賊執濮州通判并淵縱掠時蔡子正尙爲小官建言宜如漢高元不以劫質開奸路急捕繫之朝廷從其言賊黨遂壞散自是以才能顯其後江西

廣東福建路盜賊稍起至千百爲羣公然被鎧甲擁旗
鼓肆爲剽掠吏莫能禁子正復建言請嚴敕所屬共除
民患時執政者記其前言因就付以其事遂除江西提
點刑獄子正至部首下令民有器甲者與期限俾首納
原其罪於是競自歸納前後得六萬餘擇其精者給巡
捕吏兵賊氣已奪先是羣盜常恃眾恃兵仗以販魚爲
名挾鹽以賣子正復令販魚者齎鹽不及二十斤眾不
至五人不持兵皆爲良民吏毋得問自是人情大安盜
亦消弭子正迄爲名帥

傅獻簡公事仁英兩朝居言路榻前論事是是非非正
色抗議未嘗少有苟容姑息之言退而與人道之亦未
嘗少有驕矜自負之色及出爲郡循循然遵奉詔條惟
謹所親或問之曰公以直節聞天下今雖爲郡謂當時
有所縱捨以自表見柰何俛首奉法如此何以自別於
常人乎公曰不然君子素其位而行言官行言事之職
牧守行守土之任此古人所以安分而明守也聞者歎
服

司馬溫公嘗與邵康節論近代人物曰清直勇三者人

所難能也吾於欽之畏焉康節曰欽之清而不耀直而不激勇而不愠亦爲難矣世以爲知言

魏鄭公言君臣同心是謂一體豈有置至公而事形迹若上下共由茲路邦之興喪未可知也予嘗愛此言最切於治道夫事形迹者本以示公然攷其實未有不出於私其身者也宋盛時士大夫立朝論事往往信道任誠粲然如骨肉之相與識者以爲美談予聞故老道一二事太宗平晉之初以并州交城縣地勢險阻可以控扼山外且有金鐵之饒建以爲大通監領交城綿上二

邑大中祥符中復廢爲縣呂獻可嘗宰交城以爲宜復
爲監卽具利害奏聞而自請就爲知監任興復之事且
言臣於審官院差除已是合入通判資序若朝廷允從
所請卽於臣別無僥倖

客至則設茶欲去則設湯不知起於何時然上自官府
下至閭里莫之或廢有武臣楊應誠獨曰客至設湯是
飲人以藥也非是故其家每客至多以蜜漬橙木瓜之
類爲湯飲客或者效之予謂不然蓋客坐旣久恐其語
多傷氣故其欲去則飲之以湯前人之意必出於此不

足爲嫌也

南窗紀談